



哈佛日记

The Ivy Lauren Kunze with Rina Onur

美 劳伦·坤泽 里娜·奥努尔 著 连琰译

Miss Callie Andrews.
Well, I must say it's been a real
over the past twelve years of our acad-
of valedictorian was truly up-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adding
have been easy. They say that
over Yale is because one who
but I'm sure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Best of luck.
Scott Hamilton Wentworth

Callie,

You're a skinny
but I love you
I have a gr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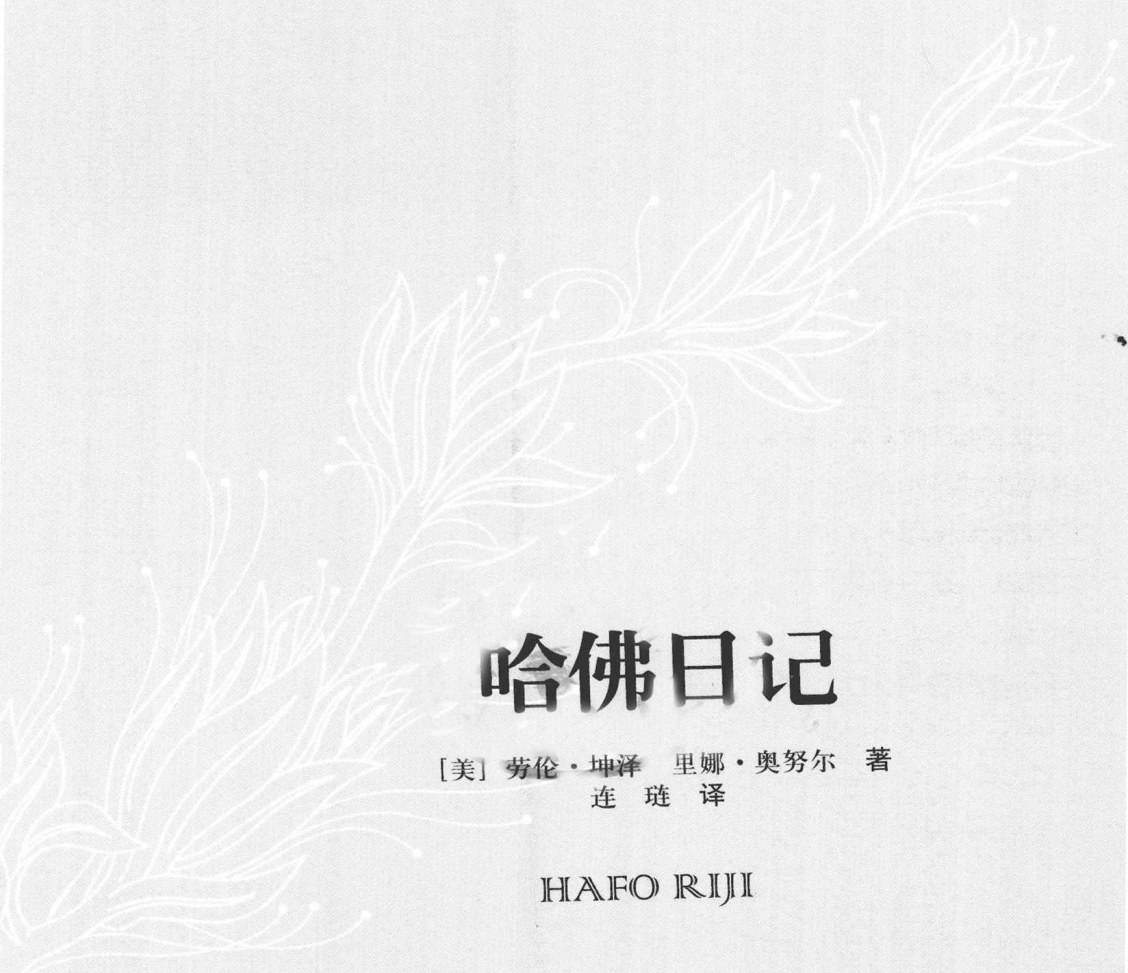


Cal,
Thanks for always hav-
ck on Calc. Withou-
think I'd be gra-
k next year k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哈佛日记

[美] 劳伦·坤泽 里娜·奥努尔 著
连 琰 译

HAFO RIJI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0-321

The Ivy by Lauren Kunze & Rina Onur

The Ivy copyright: ©2010 by Lauren Kunz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日记 / (美) 坤泽, (美) 奥努尔著; 连琰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1.1

(常春藤名校系列小说)

书名原文: The Ivy

ISBN 978-7-5448-1666-3

I. ①哈… II. ①坤… ②奥… ③连…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449 号

责任编辑: 朱娟娟 曹 旻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责任校对: 贾玲云 张弘弛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朱晓芹 媒介主理: 马 婕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h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册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 录

- 01 入校日——把车停在哈佛园 1
- 02 自我定位，欢迎来到哈佛交流营 19
- 03 好歹比用短信强 41
- 04 选课季——“选课事小，置装事大！” 57
- 05 大鱼 71
- 06 “你上名单了吗？” 87
- 07 COMP 正在进行：你跟得上吗？ 103
- 08 入会 119
- 09 以吻封缄 139
- 10 哈佛约会 101：新生须知 157
- 11 疯帽子的舞会 169
- 12 精选 185
- 13 “三个人能守住秘密，除非其中两个是死人” 201
- 14 外语达人 213
- 15 善恶终有报 221
- 16 危险关系 235
- 17 啤酒、恋爱和足球…… 251

入校日——把车停在哈佛园

亲爱的新生——昔日的草根，未来的美国精英们：

正式入校的时候到啦。学长们迫不及待迎接你们进入哈佛：我们这不起眼的小学堂呢，会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鄙人列了五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你们得在踏入位处剑桥的这座历史悠久的象牙塔前熟悉。五条金科玉律如下，你们的第一课就是：牢记在心。

1. 该读什么

读文科的女士们——《时尚》《名利场》跟《你好！》八卦杂志，人前要大读《纽约时报》，人后再品鉴《纽约星报》。

读理科的先生们——《华尔街日报》跟《经济学家》是最起码的必需品。

想钓金龟婿的姑娘们——《福布斯上市公司 500 强》就是你们的圣经。貌似你们新班级中最少都有三名学生，来自前 100 强的家庭哦。

2. 该喝什么

一切能让你们这些人脑筋飞转的东西：红牛、无糖红牛，以及我的最爱超大杯星巴克香草摩卡拿铁。不想长一身十斤重的新生婴儿肥的话，记得选择脱脂、无糖、不加奶油的。

男生远点。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件事跟你优秀的高中成绩单完全无关。

张开双臂拥抱五光十色的校园生活吧！

亚丽克西斯·桑代克

《一刻钟》《指南》栏目专栏作者

一八七三年创刊的哈佛大学官方校园生活杂志



凯莉·安德鲁斯怀抱着两个巨大瓦楞纸箱苦不堪言。像多数人一样，她把其中一个摞到另一个之上，自以为能轻松搞定。结果，她想错了。正当她迈上自己未来一年在哈佛的小窝——威格斯沃斯宿舍二楼的最后一级台阶时，上头那个被她母亲坚持写上巨大的不可涂改的“内衣”字样的箱子，摇摇欲坠。

“嘿，要帮忙吗？”她背后有个声音响起。

“没事，我搞得定——”在她说出“我比看上去强壮多啦”、“多谢你啊”之前，他已经闯入了她的视野。她猝不及防，两个箱子直直地摔到地上，箱盖敞开，里面的东西摔得到处都是。

通常情况下，在今天，入住宿舍的日子，新生入学头一天，将自己写有“内衣”、“过去的足球用品”之类带有强烈隐私性质的个人物品在走廊撒得到处都是，大概该有些尴尬吧——尤其在这个被斯科特·温特沃斯——以人神共愤的平均绩点击败凯莉，荣膺毕业生代表，平日爱挖鼻孔并且总是大汗淋漓的家伙——在西好莱坞高中毕业典礼上的蹩脚致辞里称为“余生的第一天”的日子。但凯莉此时却完全不在这个状态。

高二参加州半决赛时，她曾被足球击中过心口。此时此刻，她的感受，就像当初：心怦怦直跳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连保持直立都似乎要用尽浑身力气。凯莉定了定神，拢了拢自己像刚从夜间航班出来似的杂乱发型，暗自后悔早上没有梳头，也懒得化妆。自己最好的朋友、两周前已经到斯坦福报到的杰西卡的话萦绕耳

旁：“告诉你，凯——不管你要赶十里路去参加派对，还是只有几步之遥迈进我家泳池，出门前必须化好全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安排你与谁相遇。”

一时间，凯莉的世界里只剩他的眼睛。眼球的颜色无关紧要（你非要知道？好吧，是蓝色的），重点是那眼神：他的脸上写满冷漠，眼神却清清楚楚地发送着一条信息——让我开心，不然我就拿你寻开心。他的唇边挂着一丝不自然的假笑，她想那可能是他最常用的表情。空气瞬间有些凝固，凯莉觉得此时的静默也在嘲弄她。

“哎……哎呀！”她慌乱地喊道，赶紧蹲下想把自己的胸衣跟内裤塞回纸箱，谁料首先抓到的是自己臭烘烘的护腿板——凯莉生平第一次后悔自己没听老妈的教诲（“医生说你至少要休赛一年，你真觉得大学里用得上护腿板吗？”），在凯莉的坚持下，它们留了下来。颇有戏剧性的是，护腿板是她类似泰迪熊一类的东西（想见她每逢大赛前夜，都要穿着它们入眠），没有护腿板的她就像失去盔甲的武士。特蕾莎·弗莱德里克森·安德鲁斯，不对，是特蕾莎·弗莱德里克森（他们都离婚三年了，凯莉还得不断提醒自己），总是为此举起双手大摇其头，再三嘟囔一句话：“跟你老子一个样……”

从某种意义上看，的确如此：上赛季结束时撕裂的韧带，恐怕要让她永久退役——她都不再清楚自己是谁了。不过感谢老伙计斯科特·布格斯·温特沃斯在他那引人入胜——其实是让人昏昏欲睡——以至于听众陷入集体性昏迷的那个毕业致辞上讲的，“大学是自我突破的最好时机”。目前来看，她已经有了新的突

破——小脑不发达的大一新生。

“我乐意效劳哦，”那个帅得惊为天人、沉“箱”落“盒”的罪魁祸首仍旧带着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冷眼旁观，一点儿看不出有真心要帮忙的意思，“不过在收拾姑娘的内衣前，我一般会请她吃顿饭，至少是喝杯东西什么的。”

凯莉盯着一双白色男士短袜做石化状——她忽然发现自己的袜子居然以这种款式这种颜色为主。然后，她站起来说：“谢谢，不过我有男朋友了。”

他脸上的假笑消失了一秒，随后不自然地演化成微笑：“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在邀请你呢？”

是啊，她为什么会那么想。她疑惑着在脑子里直掐自己，还得努力不让那个笑容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浓密的深棕色头发……那被“哈佛壁球队，二〇一四届”队服的衣袖紧紧包裹的上臂……还有……拜托——集中精神！她蹲下去把最后一件足球短裤塞回纸箱，胡乱合上盖子。

整理完毕，她迎上他的目光，他也回敬以注视。一时间再次陷入了沉默：她心如鹿撞，他目光如炬。然后，他的眼睛调皮地眨了两下。“承蒙厚爱，”他说着向前一步，“但你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在想，入学第一天我就看见了你的内衣，你那个男朋友会作何感想呢？”

最好的回击就在唇边，的确如此，可他跟她站得这么近，让她脑海一片空白，甚至想不起自己还有个男朋友，叫什么来着？啊……

哔，哔，哔！

一条来自伊万·戴维斯的新短信。

她低头打开手机翻盖读道：

嘿，亲爱的。抱歉今晚不能打电话给你了。兄弟会入会仪式今天开始，他们会没收我的手机！想你想得发疯，爱你！

伊万是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她确定他会为了她跟这浑蛋大打出手。而此时此刻，他却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准确说是四千二百八十公里，算了，懒得计较），没准儿现在就给加州大学的足球兄弟会当牛做马呢。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好每天都要通话。

没问题，她马上回了短信。压根儿没琢磨两人的承诺怎么这么快就破灭了，或者为什么自己居然没有特别介意。

“是他吗？”他的声音低沉且富有磁性。她恨不得立刻矢口否认说，刚刚提到自己有男友只是一时信口……他的微笑越发狂狷，仿佛能看穿她的心思：“那个所谓的‘男朋友’？”

“不，”凯莉咬牙切齿地说，“我是说，刚才是他，可他不是我‘所谓的’男朋友，他是我的正牌男友，如假包换……他叫伊万，人棒极了。”她脱口而出说：“他真的很棒，而且他……可高了！”该死的，大脑已经告诉她别再说了，可嘴巴却不听使唤——不过这总比好过口脑同时失控。这种大声回应别人的倾向，使她忍不住想起大家笑称的“想象力过分丰富”，以及她母亲的断言“嘴巴没有把门的”。她父亲，加州大学的数学系教授，曾经公开表

示这种“大脑过分活跃”的倾向正是凯莉“卓著才华”的内因。

她母亲曾打趣说，这种从她父亲那继承的“卓著才华”，多数人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神经病”。当然，这是他俩还有玩笑可开那会儿的事了。现在他俩之间大多是无休止的争吵——那种两人深深相爱（也许这只是凯莉一相情愿）直至无法忍受这深沉的感情，抑或彼此。

“我得把这些拿回宿舍了。”她含糊地说着，伸手去拿箱子。

“你确定不用我帮你把内衣……拿着吗？”他看着她把塞得有爆裂危险的纸箱摞回“过去的足球用品”上面，眼神满带笑意。

千真万确！我确定不需要！她发疯般地在脑中回应，却没有说出口。她深呼吸，然后挂上甜甜的微笑：“谢了，不过我就住在走廊那边的C-24房。”说着朝一扇房门努了努嘴，意思是那就是她未来的住所。

“真巧啊，我也……”他刚开口，就愣住了。只见一个姑娘打开那扇房门，朝走廊走来。

一天中的第二次，凯莉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这个女孩有着深色的长长直发，不可思议的修长脖颈以及大大的灰色眼睛——毫无疑问是个大美人。

她款款走来，冲这边轻轻挥手。凯莉正要回礼，却突然发现她问候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那个站在她身旁的刻薄男孩。“这里太可怕了，”女孩用法语微笑着对他喃喃低语，“离了烟我一分钟也活不了。给我来根烟吧，亲爱的？”

“哦，你好啊！”她好像才看见凯莉似的打招呼。她的口音听起来有点法式，有点英式，非常不可一世——嗯，更准确地说

是老练。她像模特一样瘦骨嶙峋，飘逸的长裙上装饰着古怪的珠宝，凯莉觉得她就这么出现在巴黎的T台上也不会觉得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凯莉的白色小背心霎时显得那么平淡无奇，草绿色的牛仔短裤收得太短，心爱的匡威破球鞋上的涂鸦显得又脏又孩子气。整个高中时期，她都在努力忘掉自己的烂牛仔裤只值两美金，而同学的“破坏式加工牛仔裤”上，每个洞都值两百美金这个事实。她的衣柜，连同被杰西卡称做“老奶奶手机”的移动通信设备（在她看来，凯莉是洛杉矶仅存的不用黑莓手机的人），都是离婚事件的牺牲品。这当然糟糕，但凯莉并不会怨天尤人。她是那种“把烦恼（或是仇人的脑袋）画到足球上，踢到九霄云外”式的女孩。

可现在她为什么突然介意起来呢？大概是因为刻薄男孩见到那个女孩时的态度：好像她是同类，而自己是来自“小白星”的外星怪物。这可真不公平，其实她的协调性不错——至少脚上功夫了得。

“你好，”她转向那个女孩说，“我叫凯莉。”

“我叫玛丽莲·奥黑莉·克莱芒。叫我咪咪好了。”

这名字听起来异常熟悉。凯莉试图记起它的出处，咪咪则饶有兴趣地盯着纸箱上的标签。突然，咪咪的眼睛亮了起来：“你是凯莉·安德鲁斯，不会吧？”她大叫着，探身亲吻凯莉两边的脸颊，“我们是室友哇！”

对哦，凯莉回想起夏天里收到的“宿舍安排表”邮件，里面有自己未来室友的姓名和籍贯：来自南卡罗来纳鹅溪的戴娜·格雷，纽约曼哈顿的凡妮莎·冯·沃赫斯，以及来自法国某个凯莉

既不认得也不会拼读的城镇的玛丽莲·奥黑莉·克莱芒。

“所以你见过格雷戈里了，”咪咪宽容地微笑说，“他是个大浑球，对不对？”

“说话注意点，法国小妞，”他轻松地反唇相讥，“不然，我可把最后一根烟冲进下水道了哦。”

“量你也不敢！”咪咪喘着粗气，双手掐在他脖子上做恐吓状。

此时的凯莉，守着自己的箱子，脑中的 iPod（播放列表：凯莉的一生）里那首冲击乐队的《何去何从》兀自播放……

“要不要一起？”咪咪真诚地邀请，至少是伪装得极佳的真诚邀请。

凯莉偷偷看了格雷戈里一眼，但他选择无视。

“不了，谢谢。”凯莉答道，好像自己久居加州公共卫生局律师之位的老妈正站在身后亲自指点似的，补充说，“我不抽烟。”

咪咪耸耸肩。格雷戈里看也没看她一眼，连句讽刺的话都没留下便径自转身离去。凯莉开始强烈地求证自己更讨厌哪一种全新感觉：被羞辱，或者被忽略。

她皱着眉头目送他们从楼梯尽头消失，然后蹲下去拖自己的箱子，连拉带拽地走过门厅，在 C-24 房门前停下。老旧的棕色大门上，挂着个金属邮箱跟一块白色门牌，上书：

戴娜，凯莉，玛丽莲和凡妮莎

她盯着名字看了一会儿，试图在脑中描绘这几个人的形象：戴娜，哥特重金属摇滚爱好者，加州鹅溪式的外表；凡妮莎，中

规中矩的书呆子，有时会直接睡在纽约图书馆里，咪咪……必定是伪装成名模的俄罗斯间谍！

凯莉不禁笑了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房门。

“你好！有人吗？”她高声问。

无人作答，迎接她的只有乱成一片的家具，半空的纸盒跟旅行箱。在一群 LV 标志闪耀、呼喊着的“超级有钱”跟“超级世俗”的行李堆里，有两个平日里不起眼的黑色箱子鸡立鹤群。窗边的房间角落，还立着三个旧时欧洲样式的巨大行李箱，周身都是五彩缤纷的品牌标志。

“内衣”箱子发出撕裂的声音，然后真的四分五裂了——她的内衣裤再次散落一地。

“见鬼，”凯莉小声嘟囔道，边笑边绝望地盯着地板，“给自己的备忘录，下次买质量好点的箱子。”她顿了顿说，“还有更性感的内衣。”

“你是哪位？”一个严肃的声音从她背后响起。

“天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在。”凯莉尖叫着，转身看见一个把头发向后梳起，绑着发辫的矮胖棕发女孩从一间卧室中出现。

“我也不知道。”那女孩生硬地皱皱鼻子，环视这一片狼藉。她不佳的身材被掩藏在了一件款式保守、纽扣扣到领口的白衬衫，还有一条黑色及踝的羊毛裙里。上帝啊，她还穿了一条古老的裤袜，凯莉觉得那是恐龙时代的产品了。她走出的那间房房门半敞，凯莉视线所及的范围全部是一丝不苟的整洁。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挂于床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品。

难！……我想是洛杉矶来的……不，更像是艾莉·伍兹参演《公园男孩》那种扮相……”

凯莉听够了。她把自己的箱子跟地板上的其他旅行箱丢在一起，打开左手的一间卧室。房间像是被携带着衣服跟珠宝的飓风袭击过一样，一串串的珠链跟手镯从一个古董样式的箱子里溢出来。地板上乱丢着杂志剪报，往期的《闲谈者》，一堆堆用外语写成的书，几包维妮珍香烟，香水瓶，还有待挂的画作。

凯莉飞快地关上门，以防咪咪——这毫无疑问就是她的房——进来发现她的间谍行径。她走过门厅，进到最后一间空卧室。房间超小，即便是一六三六年曾经居住于此的修道士，恐怕也难觉舒适。

家啊，可爱的家。

无暇去领略哈佛校园雄伟的砖墙大楼、蜿蜒的小径跟耸立的参天大树，凯莉重重倒在自己的那张脆弱不堪的床垫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今早离开罗根机场，到拦出租车时用伪装成熟的口吻说出“麻烦你，到哈佛广场”开始，她就觉得自己不像个十八岁的姑娘，倒像个九岁小毛头。在她九岁生日那天早上，她的父母送给她一本崭新的日记簿。皮质封面柔软，内页像牛皮纸一样厚实，空白的篇章好像生活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像是说如果她有一支笔，就可以任意书写自己的人生。九岁的她整夜未眠，憧憬着自己未来会写下的故事和剧本。不过可惜的是，如今日记簿的大半依旧是空白。因为就在同一年，她在足球上的惊人天分被发现，写作从此就给体育让路了。

已逼得欲哭无泪。245，质数因子有 5，有 7，还有——

“呃，我想我该走了。”马特看着门说。

她点点头跟他走到门口，为他打开房门。走到一半，他突然回过头来说：“昨天我妈刚送我过来时，我觉得很想家。不过很快就没事了。我就住在对面 C-23 房，有事就说一声。”

凯莉勉强笑笑，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开口讲话。

“其实，”马特久久凝视着她发亮的头发跟闪闪发光的绿色眼眸，说，“我去年毕业的表哥把他超大的平板电视留给了我，随时欢迎你来看电视或者看片哦。”

现在，她的微笑越发真挚，马特一时只顾痴痴地凝望，连自己放在走廊的行李都忽略了。

“太感谢你了，我……”

……我这是要说什么啊。

与此同时，大汗淋漓、上身袒露的格雷戈里，正在一个大箱子的重压下辛苦劳作。

凯莉迈进走廊，忘记自己刚在嘴边的半句话。这个人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恶魔开口说道：

“嘿，马特，你调完情了跟我吱一声，因为你的电视真的很重啊……另外，反正你是浪费时间，很显然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男朋友——什么男朋友？

我是说，快穿上上衣，你这个浑球！

马特的笑容掩饰不住尴尬：“回头见？”

“当然！”她说看着格雷戈里，他选择无视。

无所谓，她想，反正又不是总要跟他打照面，他又不是住在——

马特拿起另一只箱子，两个男孩一起走进了 C-23：就在走廊对面。

门被回手关起来，门牌上的名字俨然就是：亚当、马特、奥克楚吾库，还有白板黑字的格雷戈里。

真是“红运”不断啊！

凯莉正准备回去，突然发现邮箱里有封之前没出现过的东西——一本闪闪发亮的杂志：封皮素面纯黑，只有“一刻钟”几个白色花体字书于其上。

她好奇地拿过它，找了个翻倒的箱子坐下。在一片内衣汪洋中的荒岛上，她打开杂志读了起来：

亲爱的新生——昔日草根，未来的美国精英们：

正式入校的时候到啦。